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

徐时仪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徐时仪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08-08914-3

I. 玄… II. 徐… III. 佛经-训诂-研究-中国-唐代
IV. H1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5891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

徐时仪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47 插页 4 字数 612,000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914-3/B·783

定价 72.00 元

序 一

许威汉

徐时仪教授佳作迭出,近期又推出《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力作,甚多特色,仅列示数端:

(一) 体大思精,由博返约,囊括《玄应音义》和《慧琳音义》方方面面内涵,明其信源和信息。

(二) 全局透视,逐一比勘,剖析阐发佛藏间传承源流及其错综复杂关系。

(三) 考察严密,一丝不苟,审视玄应释词八千余条、慧琳释词二万余条,究汉魏至五代佛经用字,核二书千余不同反切,辨所释方俗音反映的语音演变史实,并正已有论述若干疏失,同时探究二书所引古籍文句诸况。凡此,皆穷幽极微,阐其究竟。

(四) 方法科学,立足佛经研究前沿,驭语言学、文献学原理原则,以佛经音义为核心,旁稽汉语形音义各种字书及所涉相关大量古籍,力使原创性专著学术价值有切实保证,于国内外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

徐时仪教授致力于佛经音义研究二十余年,先后出版佛经音义研究及相关专著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又完成三百多万字的《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成就斐然。其中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玄应众经音义研究》专著,中国社科院刊物《中国语文》发文多有好评。在此

基础上更研究不懈。今此项之研究,尤显深广度和新创获,对汉语史、佛典源流、古典文献、词典编纂、中外关系史的探求等领域都作出重要贡献,其突破性的发现发明填补了佛经研究中许多空白,展示了佛经音义研究又一新飞跃,至深庆幸,特为之序。

2008年8月

序 二

徐文堪

徐时仪先生从事佛经音义研究二十余年,在先后出版硕士论文《慧琳和他的〈一切经音义〉》、博士论文《〈玄应音义〉研究》,完成《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之后,又写成综合性的专著《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这是近百年来佛经音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充分体现了相关学术领域在当代的前沿水准。这部五十万字的巨著体大思精,胜义纷陈,我有幸作为先睹者之一,浏览全书后不禁欢喜赞叹,无从自己。

关于这部力作的主要特点,在本书“内容提要”和前辈许威汉先生的序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无须一一赘述。我以为时仪先生治学的显著特点是把比较传统的历史文献考证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从而能够有所创获,超越前人。例如,本书认为词汇扩散是一种以变异和选择为基础的语言进化过程,它不仅在语音的历时变化方面出现,而且也体现在语言的其他方面如词义和语法范畴的演变中。因此,根据词汇扩散理论,依靠同一文献不同年代的版本异文,可以考察语言变化的连续过程和词汇的兴替及语法的演变(时仪先生有专文《词汇扩散与文献传本异文》,载《中国语言学报》第13期,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65—176页,请参看)。作者在对玄应和慧琳二书的反切与所释二万八千余条词语的穷尽性比勘和研究中,都力

图运用这种方法,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名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曾经说过:“要确定过去的语言状况,语言学家应该利用最正确、最精密的语文学;每当语文学在精密性上有一次进步,语言学家才能有一次新的进步。”时仪先生对《一切经音义》的研究,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

注重研究工作的实用性是本书的另一特色。时仪先生有多年的词典编纂的实践经验,又长期从事古籍的整理和考订,因此在书中以大量具体例证说明《一切经音义》对于古籍辑佚、校正和大型字典、词典编纂与修订的重要意义,所论还涉及佛典源流、文化史研究、中外关系史探索等领域,因此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而并不局限于语言学和语文学。

我与时仪先生同事有年,相知甚深,从他的许多著作中获益良多。现在他的新著即将出版,爰不揣谫陋,敬缀数语,以告读者,并就正于时仪先生。

2008年10月

目 录

序一.....	许威汉	1
序二.....	徐文堪	1
前言.....		1
第一章 《一切经音义》编纂的时代背景		12
第一节 佛教的传播和佛典的翻译		12
第二节 儒释合流的总趋势		15
一、佛教教义逐渐适应儒家思想		17
二、“藉华言以传”的佛经翻译		17
三、“借儒术以自释”的佛经著述		18
第三节 《一切经音义》的渊源		20
第四节 《一切经音义》的编纂		23
第二章 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的概貌		31
第一节 玄应《一切经音义》的概貌		31
一、玄应的生平		31
二、玄应《一切经音义》的成书年代		33
三、玄应《一切经音义》的流传与版本		35

四、玄应《一切经音义》注音所据韵书考	82
第二节 慧琳《一切经音义》的概貌	87
一、慧琳的生平	87
二、慧琳《一切经音义》的成书年代	93
三、慧琳《一切经音义》的流传与版本	94
四、慧琳《一切经音义》注音所据韵书考	108
第三章 《一切经音义》的编纂宗旨和体例	132
第一节 《一切经音义》的编纂宗旨	132
一、重视语言的规范	132
二、兼顾从俗从时	136
三、旨在解疑释惑	140
四、主张实用方便	141
五、广征博引以今释古	142
六、严谨求实言而有据	144
第二节 《一切经音义》的性质和体例	148
一、性质与类型	148
二、编排方法	150
三、收词原则	153
四、释文体例	155
第四章 《一切经音义》的编纂特色	167
第一节 双字立目,收录复词	167
第二节 注明通假,标明正字	174
第三节 功能众多,一书多用	177
一、专书百科辞典的功能	177

二、外来词词典的功能	181
三、双语词典的功能	187
四、字典和词典的融合	189
第五章 玄应与慧琳《一切经音义》的比较	195
第一节 慧琳《一切经音义》所录玄应《一切经音义》部分	195
第二节 玄应与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前后相承	205
第三节 慧琳对玄应所释音切的改订	210
一、轻重唇音声母异切	211
二、舌头与舌上声母异切	212
三、精组与庄组声母异切	213
四、娘母与日母异切	213
五、匣母与云母异切	214
六、晓母与匣母异切	214
七、船母与禅母异切	215
八、影母与以母异切	216
九、止摄各韵合流	217
十、流摄尤韵与遇摄虞韵异切	217
十一、仙韵重组三等读入元韵	218
十二、真韵重组三等读入文韵	219
十三、止摄支、脂与蟹摄齐韵合流	219
十四、浊上归去	219
第四节 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后出转精	223
一、标明六书	226
二、发明互见	228
三、注明语源	230

第六章 《一切经音义》与佛经研究	240
第一节 整理校订佛学典籍	240
第二节 揭示佛藏传承流变概况	244
第三节 勾勒唐代写本藏经概貌	251
第四节 探析日本藏佛经音义的渊源	253
第七章 《一切经音义》与语言学研究	258
第一节 《一切经音义》与文字学研究	259
一、《一切经音义》与汉字字形演变研究	259
二、《一切经音义》所释佛经用字考探	275
三、《一切经音义》写卷和刻本字形辨析	337
四、《一切经音义》所释异体字的认知理据	345
第二节 《一切经音义》与音韵学研究	352
一、《一切经音义》与汉语语音演变	352
二、《一切经音义》所释异读考探	368
第三节 《一切经音义》与词汇学研究	380
一、《一切经音义》与复音词	382
二、《一切经音义》与方俗口语词	392
三、《一切经音义》与外来词	428
四、《一切经音义》与词汇史研究	456
第八章 《一切经音义》与古籍整理研究	507
第一节 《一切经音义》与古籍辑佚	507
第二节 《一切经音义》与古籍考校	522
一、《一切经音义》引《墨子》	527
二、《一切经音义》引《说文》	529

三、《一切经音义》引《释名》·····	545
四、《一切经音义》引《广雅》·····	556
五、《一切经音义》引《玉篇》·····	556
六、《一切经音义》引《切韵》·····	561
 第九章 《一切经音义》与辞书学研究·····	579
第一节 《一切经音义》与辞书史研究·····	579
一、《韵集》、《韵英》、《考声切韵》和《韵詮》·····	581
二、《字统》与《字说》·····	593
第二节 《一切经音义》与辞书编纂·····	597
一、大型字典的编纂和修订·····	597
二、大型词典的编纂和修订·····	602
 第十章 《一切经音义》与文化史研究·····	617
第一节 《一切经音义》所释词语的文化内涵·····	618
第二节 《一切经音义》所释词语与中外交流史研究·····	626
 结语·····	655
一、《一切经音义》的影响和不足·····	655
二、佛经音义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661
 主要参考文献·····	667
 书影·····	681
 后记·····	736

前 言

《一切经音义》是汉文大藏经中解释佛经中难读难解字词的音义类训诂学著作,有玄应《一切经音义》和慧琳《一切经音义》之别。玄应所撰《一切经音义》是现存最早集释众经的佛经音义,又名《众经音义》,^[1]简称《玄应音义》,共二十五卷。慧琳所撰《一切经音义》则是佛经音义的集大成之作,简称《慧琳音义》,共一百卷。这两部撰于唐代的《一切经音义》虽“义附彼教,而训释华言,采获所及,莫非古训”,^[2]且摭拾甚广,包孕弥富。^[3]其隶事运古,又信手挥霍,犹陶朱、猗顿之滥用金布,所存古义和佚书为数颇多,学者无不叹其诚小学之渊薮,艺林之鸿宝。其浩博无涯,洵足以俯视李善《文选》注和陆德明《经典释文》。时隔千年,这两部《一切经音义》不仅是披读校订佛藏经典的音义典籍,而且还超越了佛儒的界限,成为唐以前小学著作的总结性汇编。仅就文献学和语言学研究而言,这两部《一切经音义》多以当时人们所熟知的词语来解释佛经,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保存了更多的不为其他高文典册所载的活语言现象,且引用了大量汉唐文献,溯其渊源,保存了汉唐文献和不少今已失传古籍的原貌。因而其所引用的汉唐典籍和佚书是古籍整理和辑佚的宝库,辨析的异文俗体是研究文字学的宝库,标注的异切方音是研究音韵学的宝库,诠释的方俗词义是研究词汇学的宝库,成为我国传统古典文献中焕发着唐代光彩的瑰宝,在文献学、语言学和传统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

朱庆之《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一文曾说：“如果与儒家传世典籍相比，汉译佛典语料在许多方面都是‘含混不清’的。例如年代和译人，古代经录许多的错误今天仍在沿用；佛典的不同版本之间存在的大量异文也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这意味着迄今为止对佛典的语言学利用基本上没有建立在必要的文献学研究基础之上。这是相当危险的，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4]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的语言学利用也同样如此。《玄应音义》成书后辗转传抄，版本多有差异，《慧琳音义》成书后又由失传到复得，传刻也难免鲁鱼亥豕。据我们比勘，《一切经音义》传抄刻印中形成的错讹字既有同一版本抄写和刻印中的错讹，也有不同版本抄写和刻印中的错讹。同一版本的错讹如“己”误作“巳”，“术”误作“木”，“匕”误作“七”，“糸”误作“系”，“朮”误作“木”，“几”误作“几”，“不”误作“不”，“两”误作“西”，“林”误作“林”，“敝”误作“敝”等，以及“扌”和“木”、“支”和“女”、“冫”和“冫”相混等。又如《玄应音义》卷二释《大般涅槃经》第十六卷“蚤紫”一词的“紫”：“今作唼，又作紫，同。”“紫、唼”在传抄刻印中误作“紫、唼”。卷九释《大智度论》第三十三卷“沟塍”一词的“塍”：“古文塍、塍二形，今作塍，同。”“塍”在传抄刻印中误作“塍”。卷十一释《中阿含经》第十五卷“都梁”引盛弘《荆州记》，“盛弘”当为“盛弘之”之误。卷二十五释《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第三十三卷“所淪”之“淪”：“又作淪、淪、沟三形，同。”淪，《慧琳音义》卷七十一转录作“淪”，“淪”、“淪”皆当为“淪”之误。又如《慧琳音义》卷十一释《宝积经》第十卷“于闐”：“唐言地乳，诸胡谓之豁旦。”^[5]“胡”在传抄刻印中误作“故”。卷六十二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律》第四十卷“隕坏”之“隕”：“亦作頽、隕。”“隕”当为“隕”之误。

不同版本的错讹如丽藏本《玄应音义》卷十二释《别译阿含经》第二卷“敝食”：“口咸反。谓敝啄而食也。经文作贪，或作龕，皆非也。”敝，磧砂藏本作“歉”，《慧琳音义》卷五十二转录作“鹄”。考《集

韵·咸韵》：“鹄，鸟啄物也。或作𪔐。”“𪔐”是“𪔐”的异体字，磧砂藏本误作“歉”。又如狮谷白莲社本《慧琳音义》卷六十二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律》第一卷“核鞞”之“鞞”：“下颌更反。《考声》云：鞞，坚也。《文字典说》：鞞，坚牢也。从革𪔐声。或从石作硬，俗字也。”慧琳引《文字典说》中的“坚”，台湾大通书局翻刻影印丽藏本作“竖”。竖、坚形近，台湾大通书局本刻印中误作“竖”。再如中华大藏经本《慧琳音义》卷九十七释《广弘明集》第三卷“方册”：“初革反。《说文》：荷命也。诸侯受于王，象其礼一长一短，中有二编。或作籒，古文字也。”释文中“《说文》：荷命也。诸侯受于王，象其礼一长一短，中有二编。”检今传本《说文》：“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礼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其中“礼”为“札”的形近误字，狮谷白莲社本《慧琳音义》又误改作“禮”。^[6]

《一切经音义》不同版本中的有些错讹还涉及佛经传抄所用的俗讹字。如《玄应音义》卷十一释《中阿含经》第四十六卷“从𪔐”：“又作𪔐，同。胡高反。《说文》：𪔐，咆也。经文作𪔐，都礼反。字与𪔐同。𪔐，呵也。𪔐非字义。”^[7]𪔐，慧琳转录作“𪔐”。考《说文》：“𪔐，咆也。从口，皋声。𪔐，谭长说𪔐从犬。”“𪔐”、“𪔐”又作“𪔐”、“𪔐”，俗写又作“𪔐”、“𪔐”。𪔐、𪔐形近，“𪔐”为“𪔐”的传抄讹字。又如《玄应音义》卷十二释《普曜经》第五卷“不𪔐”：“丁计反。《苍颉篇》云：𪔐，鼻息也。经文作𪔐，非也。”“𪔐”，《慧琳音义》卷二十八转录作“𪔐”。检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五释“不𪔐”：“许器反。鼻息也，𪔐𪔐也。正作𪔐、𪔐二形也。应师以𪔐字代之。𪔐，丁计反，亦鼻气也。”又卷二十五释“作𪔐”：“经意宜作四(𪔐)、𪔐，二同。许器反。鼻息𪔐𪔐也。应和尚以𪔐字替之。𪔐音帝，亦𪔐鼻耳。”《普曜经》为西晋竺法护所译，检今本原文为：“彼时菩萨，众人怪之，羨之所行，取其草木投著耳中，耳不痛痒，著之鼻中，鼻亦不𪔐，亦不弃去。”(3/511a)经文意谓草木著之鼻中，鼻亦无感觉，没有反应。考《说文》：“𪔐，东夷谓息为𪔐。”“𪔐，卧息也。”《广韵》：“𪔐，鼻息。”又据可洪所释，“𪔐”有“鼻

息喷嚏”义，玄应所释“𠵽”和慧琳转录“𠵽”似为“𠵽”的形近讹字。检《龙龕手镜》：“𠵽，经音义作嚏，丁计反，鼻喷也。在《普曜经》第五卷。又俗音血。”“𠵽”似亦为“𠵽”的形近讹俗字。《汉语大字典》据《龙龕手镜》收录“𠵽”，作为“嚏”的异体字释为“同‘嚏’”。再如《慧琳音义》卷十五释《大宝积经》第一百二十卷“肚不亚”：“上徒户反。腹也。下乌嫁反。经作𠵽，草书也，不成字。”《大宝积经》为唐菩提流志所译，检今本原文为：“三十三天中有天王名因陀罗。其力勇健敌九千象，垂臂纤好如天象鼻。体如净金，筋肉坚密，骨脉不露，臆如师子，肚不凸垂，其腰束细。”(11/683c)^[8]“亚”似为“凸”的形近讹字。^[9]

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所收《玄应音义》曾作有校勘，校勘记云：“底本，金藏广胜寺本。本经共二十五卷，磧、普、南、径、丽亦收录。此本与丽相近，而与磧、普、南、径大异。兹以南为别本附于第二十五卷之后，并校以磧、普、径。”惜未能校出金藏广胜寺本与磧砂藏本的大异，而所作校勘也有失校漏校。如金藏广胜寺本卷三释《明度无极经》开士中“梵云扶𦵏，又作扶𦵏”，“又作扶𦵏”的“𦵏”，磧藏本作“𦵏”，《中华大藏经》未出校记。又如卷十四释《四分律》第三卷“华鬘”中“律文作鬘”的“鬘”，丽藏本作“髻”，《中华大藏经》未出校记。再如《中华大藏经》所收《慧琳音义》校勘记云：“此经又称《大唐众经音义》、《慧琳音义》，仅《高丽藏》收录，故无校。”《慧琳音义》虽仅存于高丽藏，但尚可据《高丽藏》不同的传本进行校勘，并可据《慧琳音义》转录的《玄应音义》和今传本佛经以及其引用的《尔雅》、《说文》、《方言》等典籍进行校勘。如《慧琳音义》卷六十七释《阿毗昙毗婆沙论》第九卷“驳色”：“补角反。《字林》：班驳，色不纯也。《通俗文》：黄杂谓之驳犂。论文从交作驳，兽名，锯牙，食虎豹者也。”此为转录《玄应音义》卷十七。文中“黄杂谓之驳犂”，玄应所释为“黄白杂谓之驳犂”；“锯牙”，玄应所释为“踞牙”。又如卷七十三释《辟支佛因缘论》下卷“财贿”：“古文晦，同。呼罪反。《通俗文》：财微眠贿。《周礼》：通货贿。郑玄云：玉曰货，布帛曰贿也。”此为转录《玄应音

义》卷十八。文中“财微眠贿”，玄应所释为“财帛曰贿”；“玉曰货”，玄应所释为“金玉曰货”。

台湾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 1997 年出版有魏南安主编《重编一切经音义》，该书依据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的《大正藏》第五十四册《一切经音义》及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正续《一切经音义》而修订，修订内容包括调整版面和加注标点符号等，然遗憾的是失于校勘，标点错讹颇多。如卷三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三百四十七卷“须臾”条：“《俱舍论》腊缚者，此翻为刻。二刻为一须臾，三十须臾为一昼夜，常分为六十刻。冬夏二至极长短之时互侵，八刻即三十八刻、二十二刻也。亦如此，国历经昼夜百刻互侵，即六十、四十之例也。”应标为：“《俱舍论》腊缚者，此翻为刻。二刻为一须臾，三十须臾为一昼夜，常分为六十刻。冬夏二至极长短之时互侵八刻，即三十八刻、二十二刻也，亦如此国历经昼夜百刻互侵，即六十、四十之例也。”

卷四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三百九十八卷“𦘔𦘔”条：“经言𦘔𦘔者，即珍妙绮锦、𦘔绣褥舞、𦘔地衣之类也。”应标为：“经言𦘔𦘔者，即珍妙绮锦𦘔、绣褥、舞𦘔、地衣之类也。”锦𦘔、绣褥、舞𦘔、地衣皆为坐垫、地毯之类。〔10〕

卷九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一卷“满予”条：“正言曼殊室利，此云妙。《吉祥经》有作溥首。”应标为：“正言曼殊室利，此云妙吉祥。经中有作溥首。”

卷十一释《大宝积经》第十卷“于闐”条：“唐言地乳诸故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闐皆讹也。”“故”为“胡”之误，应标为“唐言地乳，诸胡谓之豁旦。”

卷十二释《宝积经》第十二卷“反足鬼”条：“《括地志》云：柔利国在一目国东，为人一手，足反膝曲，足居上。”应标为：“《括地志》云：柔利国在一目国东，为人一手足，反膝，曲足居上。”

卷二十五释《大般涅槃经》第八卷“次辩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

“称呼梵字，亦五音伦次，喉、腭、舌、齿、唇吻等声，则迦、左、縻、弹、跛。五声之下，又各有五音，即迦、佉、譏、伽、仰，乃至跛、颇、磨、渫、莽，皆从深向浅，亦如此国五音宫、商、角、徵、羽。五音之内，又以五行相参，辩之以清浊，察之以轻重，以阴阳二气，拣之万类，差别悉能知矣。”应标为：“称呼梵字，亦五音伦次，喉、腭、舌、齿、唇吻等，声则迦、左、縻、弹、跛。五声之下，又各有五音，即迦、佉、譏、伽、仰，乃至跛、颇、磨、渫、莽，皆从深向浅，亦如此国五音宫、商、角、徵、羽。五音之内，又以五行相参，辩之以清浊，察之以轻重，以阴阳二气拣之，万类差别，悉能知矣。”

卷九十释《高僧传》第八卷“王铄”条：“《宋书》云南乎王讳铄。《字林》。《毛诗传》：铄，美也；销金也。”“乎”为“平”之误，“《字林》”为“字休玄”之误。“《宋书》云南乎王讳铄。《字林》”，应标为“《宋书》：南平王讳铄，字休玄。”

卷九十九释《广弘明集》第二十九卷“白鹇晶”条：“《考声》：白鹇，鸟名也。似雉，白色，有细黑文，颊赤，顶有青毛，如丝腹下，乌孙恹。《唐韵》尾长五、六尺也。《文字典说》从鸟，闲声。下胡鸟反。《苍颉篇》云：晶，明也。从三白。”应标为：“《考声》：白鹇，鸟名也。似雉，白色，有细黑文，颊赤，顶有青毛如丝，腹下乌。孙恹《唐韵》云：尾长五六尺也。《文字典说》：从鸟，闲声。下胡鸟反。《苍颉篇》云：晶，明也。从三白。”^[11]

《一切经音义》除传抄刻印中颇多错讹外，现存各本之间还存在大量的异文，且《慧琳音义》中虽收录了玄应所撰的佛经音义，但没有全部收录，收录的部分也没有全盘照录，《慧琳音义》并不能取代《玄应音义》，而人们往往把这两部《一切经音义》误作同一部书，或以为《慧琳音义》中已包括了《玄应音义》。如：

龙璋《小学蒐佚》所辑玄应释《弥陀经》引《韵诠》“才，仅也”，释《佛说兜沙经》引《韵诠》“稍稍，犹少少也，亦渐渐也”，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引《韵诠》“突，冲也”，实际上这些《韵诠》佚文是慧琳转录《玄